

文化中国行

暑期,安徽博物院,游客在参观“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展览。

一场展览贯通古今,中华传统宇宙观给予当代科创实践怎样的力量——

从凌家滩到月壤,读懂五千多年「天问」

■本报记者 晋文婧(文罗广心)图

凌家滩先民在玉版上刻下“太阳历”后五千多年,“天问一号”掠过火星,“嫦娥”带回月壤,深空探测成为安徽三大科创高地之一。

“你会发现,中国传统天文学发展过程中,每一个节点上都可以找到‘安徽人’。”在安徽博物院年度重磅大展“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启幕当天,展览学术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石云里深有触动。在他看来,这项横跨科学与人文的大型展览如何呈现“有难度”,但想到安徽这片土地上的先民和历代先贤始终孜孜不倦地探索宇宙,说明“咱们有底气、做对了”。

“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展览,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安徽博物院、深空探测实验室承办。立足安徽丰富的古代天文遗存与深空探测、科技创新等独特优势,策展团队联动国家航天局探月中心、中国科大、深空探测实验室等全国48家文博单位、科研院所,经历近一年策划打磨。目前,展览已入围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联合开展的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活动终评。

“既是安徽迄今规模最大的天文主题古今对话展,也是全国首个聚焦‘宇宙观’的原创文物大展。”据安徽博物院学术研究部主任孟倩介绍,展览以屈原《天问》的哲学诘问为引,沿“观天一度天—应天一巡天”主线,设“鸿蒙溯源 观天论道”“法天制器 观象制历”“敬授人时 众功皆兴”“文明以止 天人合一”“星耀古今 文明回响”五大单元,集中展出近300件文物展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齐彥槐制天球仪、故宫博物院藏中西合璧天文仪器、金沙遗址博物馆藏蛙形金箔等重磅文物,与“玉兔号”月球车模型、中国空间站模型、月壤实物等同台亮相。

一场展览,怎样贯通古与今、连接人文与科学,能否为安徽科创溯源寻脉、厘清文化逻辑和底蕴?中华传统宇宙观给予了当代科创实践怎样的力量?

追溯中华文明进程,绕不开天文学史——与“时”俱进者,构建宏大世界

“人生于这个世界上,最早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每天出门,要认识东西南北;要知道现在是几月份;要知道应该几点钟开始干什么……文明发展的一个标志,就是社会化复杂程度。吃饱穿暖之后,如果这些基本问题不解决,文明进一步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天文学史研究者,石云里道出一个朴素道理:天文学是一门真正的基础学科。

古代天文科技有什么硬核创造?“这是以1:3比例复刻的北京、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圭表、浑仪、简仪三件仪器模型;这是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的浑象,直观模拟日月星辰运行轨迹;苏州石

刻天文图民国拓片,上半部分为星图、下半部分配套文字注解,是中国第一件依托实际气象观测绘制的全天星图。”展厅内,安徽博物院副研究员吴艳一一介绍。

“天象非常宏大,规律性极强,能够带来心灵的震撼。”石云里说,中国古人用它制定历法,服务现实生活——农业生产、修筑水利、行军打仗、祭祀典礼,无所不包。在适当的时间做适当的事,这便是“天人合一”的朴素表达。就像太阳每日东升,在中国文化里,这种规律性也意味着守时诚信。每个月份缘何而来、每个节气如何确立,共同构成了古人的世界。

观测与计算,创造与接轨——古今对话时,尤记江淮“身影”

“第一个人,应该是凌家滩87M4号墓的墓主人。”石云里说,墓中那块玉版,是中国最早有节气、有历法的物证。玉版中央八个箭头是否代表对八方的认知?四角四个箭头是否对应冬至、夏至日出日落方位?玉版记录了一套距今5800至5300年的太阳历系统,与同时出土的玉龟构成了完备的实物宇宙模型,折射出凌家滩先民对空间与时间的深邃理解。

天文学发展,始于“观象授时”,继而转向总结、计算、编制历法。“算的前提是什么?要有仪器、要测量。在这个‘节骨

眼’上,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二十八宿圆盘、圭表,是世界现存最早的赤道式天体测量仪器实物。”石云里提到,几乎同时期,淮南王刘安编就《淮南子》,对当时天文知识进行了集大成式展现,并首次完整记载二十四节气,影响延续至今,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及至清末,梅文鼎登场。“中国传统天文学要实现转轨、与世界接轨,梅文鼎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既吸收了当时西方成果,其著述又远播朝鲜、日本等多国。”石云里说。

天问的意义与我们的回答——文化血脉中,深藏探索精神

宇宙观,是否像我们想象的那般抽象、远离生活?在石云里看来,答案是否定的。中国人的文化血脉里,宇宙观占有重要位置。如今诸多民俗、节气、生活习惯,根源皆可追溯至古代天文。

屈原《天问》里有170多个问题。明末清初,安徽的方以智在其著作中继续发问。这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今天,我们投身深空探测,正因文化血脉里始终流淌着问天的基因。“空间站叫‘天宫’,‘嫦娥’‘天问’‘祝融’‘悟空’……当代科

学家在命名航天器时,自然而然地回到传统中找寻灵感——我们传统文化拥有足够庞大的资源。”石云里说,那些看似遥远的“星空”,其实一直都在。

从西水坡观象、凌家滩制历,到张衡造仪测算、二十四节气定农时,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兼具科学精度与文明厚度。而今,一系列深空探测重大工程,正以全新时空尺度回应先民之问。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求索底色、古人问天问道的理想,与新时代航天报国实践融为一体。

我省著名诗人梁小斌荣获鲁迅文学奖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公布,由省作协推荐的我省著名诗人梁小斌诗集《又见群山如黛》荣获本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鲁迅文学奖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与茅盾文学奖等并列的国家级重大文学奖项,每四年评选一次,每届评选优秀中篇小说、优秀短篇小说、优秀报告文学、优秀诗歌、优秀散文杂文、优秀理论评论、优秀文学翻译等7个类别各5部作品,共计35部。

梁小斌是“朦胧诗派”代表人物之一,1954年生于安徽合肥,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诗集、散文随笔集《少女军鼓队》《又见群山如黛》等十多种。其《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等代表作曾风靡一时,其中《雪白的墙》入选《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并斩获1982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奖;诗作《我热爱秋天的风光》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全国通用高中语文第三册教材。2005年,获评中央电视台“年度桂冠诗人”称号。

《又见群山如黛》收录了梁小斌近期创作的新诗以及他的名篇,体现了诗人对生活和现实从不同角度的观察,表现手法和叙事风格独树一帜,结构精妙,意境深远。书稿中收录的诗作回忆过往、礼赞生活,有对劳动者的崇敬,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有对亲情、友情、爱情的讴歌,感情真挚,意蕴深厚,可读性强。



现实如密林,也如深海,作为中国现实主义代表诗人的梁小斌,离开表层世界,深入到林茂,深入到海底,以独特和主动的姿态,凭借日常经验,俯下身去,抓取最直接的素材,观照事物本身溢出的哲思,一起折射入诗歌。尽管他自嘲说“我活着,我写诗”是一句不痛不痒的大白话,但透露出对诗歌的热爱、专注与对人生的态度,是如此显而易见。

2024年9月出版的诗集《又见群山如黛》,大部分诗作是从生活入手,具有日常性和及物性,同时又绕到世界背后,去洞察本质,反映了坚守之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勇做先锋与不断蜕变。诗集分为三辑:《又见群山如黛》《端详》《椅子思辨史》,其逻辑也是从回忆到进入生活内部到沉思。

收纳了不同时期经典诗歌的第一辑《又见群山如黛》中,体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仅以同题的《又见群山如黛》来作剖析,如果把“群山如黛”理解为当下诗歌的繁荣,那道“散发松脂气息的木制栅栏”,就是一个扶梯,依靠相互扶持,一步步走向诗歌的圣殿。尽管“临近巅峰”,仍不满意自己写的诗,希望再次突围出去。朝哪个方向突围呢?也是检验诗歌和自身的坚持,他想要做到生命不息,写作不止。当然,这首诗中的群山,也可映射、隐喻其他现实问题,这正是诗歌张力所在,需要读者选择站在不同角度甚至脱离个体去释放想象,去细品深挖,最终与内容共融共鸣。

任何时候,诗人的目光都需要露出锋芒,像手术刀般精准地切开生活的细节。诗的每一个用字、用词,要放在铁砧上反复捶打,并在理性审视中融入感性体验,才能触动灵魂。第二辑的《端详》,梁小斌对黑色陶罐、蟋蟀、谷粒、河流、鞋子、白雪等诸多熟悉的元素,进行仔细解剖,打破桎梏找出跳脱日常的特质和异质。写诗需要细节才能“及物”,“及物”了才更能“及心”,没有端详的态度,很难与万物同频共振。有了画面的鲜活,又有具体的日常,就能铺开无尽的想象,与大众审美耦合。

奇特构思后长出哲思,第三辑《椅子思辨史》即是如此。在荒诞中进行想象的探险,在奇妙体验中也引起语言狂欢,注入了历史性,拓展了广阔性,也提炼了个性,并激活了语言的能量,有对古文化的研究,对传说的介入,对中西的融合,这种重构与承担,恰恰是诗歌写作的意义。

梁小斌的诗歌创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诗歌传播历程四十余年,虽站在舞台中央,却总是在底层不断收集诸多事物的回响,深入现场又撤离现场。他一面做着加法,增加对语言的压力,完成锤炼,寻找精粹的质感;一面又做着减法,以留白的方式萃取生活的本真。他始终走在探寻的路上,《又见群山如黛》是一种回首,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探寻,都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探究复杂情绪和精神走向。

从日常经验到哲思的深度挖掘——读梁小斌诗集《又见群山如黛》

■钟继根



展出的灵台仪象。